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三十日　ZINSUI RHBAO　星期四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二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餉、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積餘之舊餉票，向財政處交銷作廢，不准再拿舊餉票支領或兌換新餉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餉票，即速送縣府交銷。從十一月一日起舊餉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處

孫詒德

（山西臨縣第一區甘泉村人，現年二十五歲，民國三十二年參加三五八旅，自前年五月後，至今未見音信，見報後，速給家中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父 孫[illegible]

五寨四區羣衆運動蓬勃開展中
舉行全區無地少地農代大會
成立區農會臨委會代替區公所職權

（五寨訊）四區東秀莊行政村土改工作尚未完全結束時，周圍鄰近村莊如婁子水、下關、賈家咀、杏樹子、關兒溝及三區之田家坡、劉家咀等十餘個自然村，即相繼爆發了羣衆自發運動，工作團的工作人員，爲適應羣衆要求，給羣衆撐腰，便分散到這些村莊，參加運動。最近東坡、麻地坊、駱子溝等五六個自然村及龍王咀一帶某些村莊貧苦農民亦自動團結起來，扣起地主和壞幹部（其中有些是階級異己份子），派代表要求工作團去領導他們鬥爭。工作團鑑於羣衆到處要求鬥爭，並估計到過上秋收一完，將有普遍性的更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爆發起來，要求徹底平分土地，於是在檢討了這一時期羣衆運動以後，乃於本月十五日在杏樹子召開了全區無地少地農民代表大會，到會十個行政村七十多個自然村的代表一百零七人（除四區八個行政村外，尚有靠近四區之三區楊子及趙家溝兩行政村代表十人），歷時四天，配合各村鬥爭情況討論了「告農民書」和「中國土地法大綱」，各自研究了本村團結羣衆[illegible]鬥爭地主處理幹部的作法，民主選出了自己的領導機關——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並實際上代替了區政權的職務。玆將這一大會經過及其詳情報導如下：

僱貧農組成審查委員會　慎重審查代表資格

正式會議前，由代表選出了僱農楊六韶、貧農吳二仁等九人爲審查委員，領導全體到會代表，在小組會和大會上嚴格地審查代表的資格。由於到會代表中有不少還沒有參加過鬥爭，還不習慣當面提意見，因此，大家一應提出要「鐵面無情」，一個一個的嚴格審查，有的小組如獅子溝等村，他們想出的辦法是，討論到誰，誰就出門外邊去，以便於大家自由發言，有的如東秀莊等村則認爲是甚就是甚，有甚就說甚，不要瞞諱，經各小組審查討論後，將認爲有問題的代表，提交大會上討論決定。在審查中，代表們特別警惕和認眞的注意審查每個代表是否爲化形地主或破產地主或富農混進來，是否爲地主狗腿或和地主有親朋關係或包庇地主的，同時注意是否爲羣衆所反對或不滿的份子。最後審查結果，取消了貪污過軍火糧，包庇過地主，又是過長的李穩小；受了地主封建收買而在被審查時，還不老實承認的李友小；以及抽大烟不好好勞動的樂存定、劉生貴等人的代表資格。對問題較輕微的樂三關林和劉洪世等人，則決定可以留下「聽會」（即列席旁聽），但不能算代表。經審查後，合格的代表，則發給由大會製就的紅布條「代表證」，佩帶胸前，以資識別，防止壞人混入。

配合各村鬥爭情形的報告　討論「告農民書」及「土地法大綱」　批評了下關和楊家坡的工作

大會正式進行中首先配合糾正在鬥爭中的各村代表的工作報告，熱烈地討論了「告農民書」和「土地法大綱」。會上一致批評了下關和楊家坡的工作。楊家坡的地主窰聽貴（支部書記兼抗聯主任，曾做過區委和代理過村長）在工作團未去前，即冒充工作團幹部，欺騙收買羣衆，假造「貧僱農小組」，搗亂「劃分成份」，成立假「農會」，並佈置鬥爭外村的及已離村十多年的地主，以轉移目標，逃避對自己的鬥爭。工作團同志到村後警惕不夠，上其圈套，仍繼續用他工作。楊家坡代表貧農王申虎說：「我們明明知道寥德貴是地主，但因他過去是縣上相信的「幹部」，這一回又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不敢講。」下關的地主路翠緯（黨員，去的村長）、寫進發（也是「幹部」）等，爲了破壞羣衆鬥爭，報私仇，假裝積極，參加了該村羣衆鬥爭後，故意亂打亂關，在羣衆尚未小組接收財物時，把鬥爭對象打死，工作團同志未及時深入了解此種實情況，沒有個別爭取羣衆干涉這些壞蛋的破壞。廣大基本羣衆不同意這樣做法，但認爲工作團同意，也不敢講話。東秀莊代表批評了在上述兩村工作的同志，沒有一開始就幫助羣衆清查成份，使「狼混進羊羣來了」。趙和莊代表貧農魏天保說：「苦水沒有吐，窮根沒有挖，索討沒有出，錢財也沒有要出來，讓壞人鑽進來灰搶翻，這些壞人是有計劃不讓羣衆翻身，破壞咱們的影響的。」代表們一致認爲「告農民書」上的農民翻身「三字經」：「查階級，評成份，吐苦水，挖窮根」四句話，是吃飯走路也要在嘴裏唸着的。

必須把地主踏在腳下才算鬥爭澈底

羊可莊代表貧農楊圓換介紹了該村貧僱農團結和團結中農一致鬥爭大地主徐啓霖的經過，特別講到在鬥爭中，用「翻法」打倒了地主「容宗消野」、裝瘋裝鬼、企圖逃跑等死等反動花樣，使羣衆鬥爭取得勝利。他說：「鬥爭地主是長期的，今天鬥不倒，明天還要鬥，舊時地主一直把咱們踏在他的腳底下，現在咱們要把他踏在咱農民的腳底下才放他。」他的發言博得全場同聲稱讚，大家都說：「這個辦法好。」小雙碾代表貧農郭二小，他不同意個別村莊的代表「打死他不死反爲仇」、「要鬥就打死除害」的說法，他介紹了他們村裏鬥爭後統治地主的辦法，地主出門[illegible]盛宗寨來了客人，都要報告農會，不准地主私自自由往來。」他說：「只要農民覺悟了，團結起來監視控制地主，地主是不敢搗亂的。」

代表們以親身經驗，說明聯合鬥爭與統一分配及僱貧農要掌握領導的必要。

婁子水和關兒溝代表都報告了工作團未去以前，他們如何自己組織了貧僱農，並講了他們婁子水和新莊、闊兒溝、杜家峁、臥牛灣等村聯合鬥爭的情形。代表們認爲三兩個村聯合鬥爭，範圍還是較小，他們同意「告農民書」上提出的以行政村爲單位聯合鬥爭，統一分配。婁子水代表說：「咱村的地賴外村多，可是鬥出的牛羊衣服多，我們同意全行政村統一平分，大家都翻身。」代表們都主張會後回村召開全行政村農民代表會，成立全行政村的農民會，領導聯合鬥爭，統一分配。他們回村後下關、楊家坡等村的鬥爭中被地主封建和壞份子掌握了領導，一致認爲僱貧農要首先組織起來掌握領導，把地主封建[illegible]步，把壓在羣衆頭上的壞幹部先鬥倒，防止他們搗亂。獅子溝代表僱農侯丑紅說：「如今毛主席給咱們農民的權柄可大啦，眞是「上打君、下打臣」，朝廷頭上還管三分」，過去不敢，不知道上面的法令，這一回討論「告農民書」，討論了「土地法大綱」，知道底細了，現在咱們農民有了「執把」，有了「公事」，羣衆就甚也敢起來幹啦。」他並在大會上宣佈了他們在小組會上商量好回村後的辦法，他說：「我們代表們回去先找幾個很好的貧僱農，和他們再討論其他的人，一個一個的聯絡，先聯絡貧僱農，再聯絡中農，因爲中農也是受地主剝削的，但個別的中農是要由咱貧僱農領導。」他又說：「鬥爭地主一定要吐苦水、挖窮根，才能使他們[illegible]。」[illegible]他們已由十幾個貧僱農組織，到三十六個人，都是貧僱農。在大會上代表們看到各村代表帶來的地主剝削農民的大斗小秤，一連串殘酷剝削農民，農民血汗換來的銀錢，化形被子（用破舊布塊在外面縫蓋的新被子），以及騙姦逼死農民婦女的假鐲子，以及殺害農民的毒藥和殺人的武器，引起全體代表對地主階級的無限仇恨。

成立區農會臨時委員會　代替陷於垮台的區公所職權

大會期間，代表們醞釀了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成立和選舉問題，大家認爲全區絕大部份村莊都鬧起來了，必須上面有個「頭頭」來領導各村，大家一致主張先成立區農會臨時委員會，關於臨時委員會候選人的條件，大家討論的結果是：貧苦農民，對羣衆態度好，能給羣衆辦事，大公無私，不貪污的；和地主沒有聯系，不包庇地主，敢於堅決鬥爭的。按照這些條件共提出十五個候選人，經大會小組會，當面背對面討論，各村代表相互調查了解，進行好壞比較，先講好處，後講缺點等過程後，即採取無記名投票選舉法，結果選出賈抱基、楊六韶、楊麻換、石存信、李保、張計、侯丑紅、吳二仁等八人爲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委員。同時因爲區公所的區長、助理員、文書都是地主封建富農，有的已經由東秀莊羣衆批評去職（區長卜[illegible]爲地主），有的婁子水等村有羣衆鬥爭後，（民教助理員[illegible]爲地主），有的於敵佔期間投敵叛變），中表現不正常，羣衆提心吊膽，怕（財政助理員爲地主，一個富農，一個貪污和[illegible]文書，兩個因羣衆鬥爭被扣押起來，區公所僅剩一個通訊員可以辦事），當過一年多「官」的[illegible]垮台狀態。[illegible]大會決定區公所一切工作暫由新選出的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代替區公所管理一切工作。（關平）

我大軍反攻連獲勝利
蔣賊驚慌東奔西走
害怕得連行蹤都保守極端秘密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據美聯社上海二十三日電報導：南京蔣匪當局正因各線解放軍反攻均獲重大勝利而驚惶不安。該消息稱：「懼慌不安的主要時間計，便是蔣介石自己在危急的時期（指蔣匪軍事危急），他竟離開首都，——這個事實，便是承認一切進行得不順利。」該消息指出：「緊接北平、瀋陽之行，蔣又飛往青島，「指明了山東戰局的嚴重性」。並說：「一個戰場，最近任何人都報導說已經「安定」了，但是現在看來，共產黨仍然和以前一樣強大，不斷進行戰鬥，牽制了蔣介石所希望調往東北的軍隊。」廿日，該社消息又說：「膠東人民解放軍攻勢的威力已引起蔣匪當局一般「嚴重憂慮」，「烟台人民猜想游擊隊的活躍，會克復這個他們自日本崩潰後即加控制的海港。」該社並謂：「由於介石對其行蹤保守極端秘密，當他在青島時，青島當局扣留記者所寫的任何東西，甚至像他會見澳洲的前聯總官格樂遜一類的無所謂消息，也不放過。他到上海後，上海各報又遵守新聞局命令，不登關於他的新聞。」並說：「請都謹記住了外間所傳他的部下將領不穩的消息而採取「安全措施」。另據路透社消息：蔣介石在谷中均用P三五野馬式飛機護送，也是爲了「安全關係」。

五寨東秀莊農民
繼續加強對地主的統治
工作團走後，羣衆向不澈底屈服的地主繼續進行鬥爭。

〔五寨訊〕東秀莊各自然村羣衆在工作團走後，繼續加強農民的統治，對清算後仍不澈底屈服的地主展開鬥爭。羊司莊地主徐啓業，原承認吐出剝削農民的四百塊元農幣，但工作團走後，他的態度就變了，故意拖延不給，羣衆就教訓他：「你想錯了，你剝削咱們的血汗，甚時不全部吐出來，甚時不放鬆。」於是加緊催要，徐某見賴不過去，就交出七石多糧食來。郭家河封建富農郭應龍，欠下三百多斤公糧，工作團在時他逃跑了，工作團走後，羣衆要他家限期荐回，交清公糧，現他的家人已將郭某找回，並交出了三百斤公糧。後趙合莊封建富農郭保杰幾年前竊取了二分區供給部存在他家的二百四十斤羊皮，過去他不承認，最近羣衆發現他家縫皮衣，一追問就追出來了，郭某除交出尚存的羊皮一百八十三斤外，缺數承認賠償。五王城地主楊勝祥企圖拉垮羣衆新提拔起來的幹部，將他的閨女問給東秀莊貧農團副主席劉王二仁，收了六十多萬的財禮，但兩村農會不批准，並批評了劉王二仁，要他退婚，並向五王城羣衆承認錯誤。現各村地主出門一定要向農會請假，來人要報告，地主如要和農民變工或僱工，得先經過農會。羣衆說：「鬥爭和控制地主是長期的事，甚時他完全向農民低頭，甚時爲止。」（陳平）

臨縣岐道村地主劉永中
抗日期間偽裝過「開明」
反動面目今天爲羣衆揭穿

〔臨縣訊〕六區岐道村羣衆經過訴苦及分析比較，揭發劉永中投機取巧的反動地主的本質。劉永中綽號「賊財主」，是三皇大地主，祖父劉繼文居住方山圪洞灣，那一帶七道溝裏都有他的土地，後移回岐道，修了九眼窰一處地方，置下水坪山地六十二畝（內水地就有二十九畝），他父親考秀才後中，花錢買的個秀才，三輩都是毫不參加勞動，把地出租出賬，殘酷的剝削窮農民。在抗日時期，他假裝着「開明」的面孔，到處鑽空子，繼續保持其封建剝削。四三年冬倡了減租抗勤，假裝積極，對村中小學關心，當了村中學董。四四年秋，開佛堂峪召開減租回贖大會，劉在會上講了一些「開明」的鬼話，拿出一部白頭契約，讓農民回贖。當時領導上，被劉的假面具迷惑，稱劉爲「開明地主」。四五年出席專署召開的「開明士紳」會議後，更加投機，四六年「獻地」一時，他又跑到方山把那瘠的地「獻」給羣衆，騙得到報紙的表揚。此次鬥爭會上羣衆澈底揭露了他的假裝面紗，控訴了他的殘酷剝削。控訴材料指出：四四年減租回贖時拿白頭契騙人，到冬季「糾正」時，即拿出紅契，把農民回贖了的土地又都奪回來。他慰勞軍隊的菜都是朽瓜和小山藥蛋，那時羣衆很氣憤，會在他慰勞的瓜上寫上了「劉永中」三字。他交的公糧幾次都是摻糠摻沙。三交敵人撤走後，羣衆發起勞軍，他家有很多辣子，竟勸員不出三斤來。他往日秤來秤麵用的是十二兩的爛秤秤，過往人員不知吃了多少虧。他在經濟上剝削是很殘酷的，土地只租給富一點的佃戶，赤貧劉招才要租種他一畝地，他都不租給，後招才姪兒（中農）向他租了二畝地，招才從姪兒手中分種了一畝，到冬天招才欠下租錢，他即告到村公所，說劉招才打了他。村長不問是非，罰了招才兩元白洋，招才沒得無法，變錢給人家奶了小孩，才探支得兩元奶錢，開了償筆剝削賬。招才訴苦時激憤的說：「你吃的美酒肥肉，讓我吃的清湯淡飯，你爲什麼要害我呢？」劉招才給他點」八年學園，他後給過一文錢。個戶轉租他的地，不能用他的農具，用了要多出十斤草料。劉永厚過四月初八，一點吃的都沒有，向劉永中借一升高粱，他說：「可你來的遲了，都賣了。」可是過了幾天，他就又賣了一石多高粱。劉有清的地緊靠在他的地圪楞底，劉永中把他地裏翻出的碎石都扔在劉有清地裏。劉元泉夥種他的地，他答應了出大洋幫助買牛，劉元章將牛買好後，他的錢又不出了，逼的劉元章又把地退了。從鬥爭訴苦後，羣衆把劉永中的本質揭發得清清楚楚了。（王克堅）

我陽曲軍民到敵據點附近
搶割回地主的秋禾

（陽曲訊）十月十一、十二日兩晚，陽曲縣民兵配合游擊隊、武工隊一部，掩護邊緣區某地貧苦農民，到敵據點後井村外，搶割地主樊二圪斗、閻雙保的穀子。兩次參加羣衆一百六十餘人，夜晚去了，拂曉回來，共割穀穗三十畝，可打二十餘石，蟒伏在碉堡裏的敵人，嚇的不敢稍動一下。事後發現有錯割了一個貧農家的二十多畝穀子，第二天便派人通知該貧農，當將穀子打下原數歸還。現搶割羣衆已經民主討論決定，按參加人數及貧苦程度分配這些果實。（王友仁）

第五野戰醫院
初步總結立功運動
李天財等五人各記大功一次

（本報訊）（遲到）衛生部第五野戰醫院，於上月底舉行大會三天，初步總結立功運動。首先由各所報告立功同志的模範事例，如看護李天財、趙生志二同志，一貫對傷病員耐心照顧，別人不願做的事情他們搶着做，傷病員很喜歡他們。李天財工作責任心很強，有一次會冒着風雨，把手術箱送到十五里以外的三所去。上士屈喜全同志，工作細心負責，並且抽空親自喂豬殺豬，過「八一」節，個人捐出二十斤肉，慰勞傷病員，他還打了四個[illegible]，給羣衆除害。[illegible]工作也做的不錯。後，五個同志各記功一次。另有二十三人受到口頭獎勵。鄉政委在總結中指出：從一月至九月開展立功運動以來，共治癒傷病員九百五十多人，一般醫生、護士的工作都很細心認真了。其他工作人員自動幫助修理休養員住的房窰二百七十間，並在室內做下花盆、碗架、打蠅拍子等用具，還給病員洗了一百三十餘床被子，司藥員在半年內節省出二千萬元材料費。最後鄉政委希望大家響應賀司令員的號召，繼續開展立功運動。現全院同志正爭取訂個人立功計劃中。（王光、蘇聯珺、張保珍、王琴、榮耶）

靜樂九村羣衆聯合大會
從民兵中
逐出地主惡霸

（靜樂訊）四區關林溝等九個自然村羣衆，召開聯合大會，將混入民兵組織的地主惡霸李丑牛驅逐出去。李丑牛混入民兵後，曾由分小隊長、正副中隊長爬到區副大隊長的地位。霸佔土地、強姦婦女，把民兵幹部都換成地主，不服抗勤，公糧欠着不交，分配鬥爭果實時，由他一人挑揀，竊取了許多。現羣衆正向其清算中。（鐵銘、白陽）

——九地委及駐地機關大會——
清除地主梁新林
扣送公安局審訊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六日電）九地委及駐地機關大會，清洗地主份子梁新林。梁某係洪洞著名大地主，三七年從逃亡負責，參加犧盟會，後在新軍二縱隊做供給工作。四二年混入共產黨，四五年冬，在臨縣擔當稅務專員時，一切開支均無賬簿，貪污公物逍遙，[illegible]解放時，乘秩序紊亂之際，大發洋財，私吞財物，並壓下三個月的報紙不往下發，使工作受到影響。今年三月，地委來部嚴格審查，便調梁某當地委機關秘書。梁某在接受移交中，又貪污公款公物，[illegible]，當公安機關扣獲[illegible]犯某人後，梁某召動次前往說情，要求釋放。梁某在機關內對上賣好，對下抖威風，把通訊員當長工使用。九月初旬，九地委機關大會，將梁某罪行揭發後，要求給予撤職處分，沒收其全部財產。梁某卻巧言狡辯。[illegible]又召開駐地機關部大會，向梁某進行鬥爭，大家一致認爲梁某係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而政治上又極不清白，地委當即接受大家的意見，將梁某開除黨籍，沒收其全部財產，並扣交公安機關審訊。（趙文藻、王光）

邊區民衆醫院工作人員
拾山藥一千多斤

（臨縣訊）邊區民衆醫院爲完成冬季每人生產六十斤菜的任務，展開拾山藥運動。一所第一天就拾下百餘斤，院部二所轆工作[illegible]

地主的「帶子」假訴苦
——地主保存財產的詭計之一——
杜天文

孫有三百餘垧土地，喂過高騾大馬，牛羊成羣的孫家溝地主孫德止，除在土地銀債上的剝削外，並靠自己的老婆勾引長工對扣工資。因他口似沙糖心似刀，對人奸猾投機，所以全村人又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白眉眼狼」。

二十五日的訴苦大會上，誰也沒料想到被他的小老婆帶來的一個十七歲的「帶子」也在大會上號淘大哭斷斷續續地說：「我……待老子……打過我……欺負我……。」隔了一會兒他又起來照貓畫虎地摹倣了羣衆的方法喊道：「德止子！站出來！我沒褲子穿……他也……不給……我穿……。」

休會後羣衆把地主們押在一間房裏去了。「帶子」一向翻身委員會說：「我和我後老子不是一家人，如果羣衆往出拿他的東西可不要把我炭賠下的顆子拿了。讓我寄放出來吧！」當時翻身委員會被他在會上的訴苦迷惑，就認爲他和孫德止是[illegible]了。便允許了他的要求。當時工[illegible]也未提出相反的意見，並在分配[illegible]時給他分下一眼窰洞，另外還給[illegible]一部份搖窰洞的石頭。其它果實[illegible]劃給他分配。

幾天後他來到新分的窰洞去住，然和他的後老子住居，[illegible]買石頭，他要賣哩。翻身委員會[illegible]了此事後，便注意上他的活動。

[illegible]

陽曲游擊隊戰士李毛則等
盜取羣衆查封地主財物
領導上接受羣衆控告，賠情道歉，並嚴肅紀律。

（陽曲訊）本縣游擊隊某中隊，在忻八區某村活動時，戰士李毛則等十人，[illegible]

崞縣唐林崗崗哨
扣獲大牛蛋逃跑地主
連同財物一併送回原籍

（崞縣訊）[illegible]（李玉明）

來電更正

[illegible]

王世杰在美活動內幕 進一步賣國換取援助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在美與美國政府進行「貸款」談判之蔣匪外交部長王世杰，已在返國途中。王二十三日抵東京，當日即開始與麥克阿瑟會商，據悉：彼將在東京勾留四日，以便與日本當局「會晤」。王氏係於九月初旬赴美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者，但其中心工作，卻在與美國當局進行「貸款」談判。王曾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與出席大會之馬歇爾不斷進行關於「貸款」之秘密商談，中間並赴華盛頓與杜魯門直接「商談」。據各方消息披露，談判內容僅在於貸款條件。第一，貸款之使用由美國監督，此點蔣方已予同意，美聯社南京十七日電稱，蔣匪政府方面「深信任何經濟與財政援助，必須伴以監督、顧問與技術援助」。該消息並提及布立特主張以麥克阿瑟為援蔣總監督以便建立以亡韓為目的之美日蔣體系的反動計劃，但一般深信蔣特別看重麥克阿瑟的「威信」，據信，王世杰在東京與麥克阿瑟之會商，與此有關。第二，為未來對日和約會議中蔣政府態度問題，美政府要求蔣政府「放棄否決權」，亦為貸款條件之一。中央社二十一日紐約消息，更傳出美國將提高日本賠償中蔣方所佔比例，以誘使蔣在對日和約中完全遵從美政府意旨。第三，為蔣方應協助加強美國在山東半島及滿洲之地位。十月初蔣匪侵佔煙台後，立即邀請美國海軍進駐此地，即為滿足美國願望所作之特別步驟。王世杰在與杜魯門、馬歇爾商談中，曾特別轉達蔣介石對滿洲之觀點，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蘇勃曼十六日自南京發出之報導中，曾強調：一在華的美國人士，認為滿洲對美國太平洋地位有巨大的重要性，所以必須有一個龐大的援助計劃，以便獲得任何有效的結果」。此點清楚說明美國對滿洲之侵略貪慾。總之，此次「貸款」談判，係以中國領土、政治、經濟及外交主權之進一步出賣為條件。據蔣區報紙消息稱：貸款數目在十億美元左右，與「布立特計劃」所擬數目相近。傳杜魯門已予批准，並為減少手續麻煩，將採政治貸款方式。

馬西努綜合評述 王世杰在美賣國活動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莫斯科十八日廣播：馬西努「評王世杰的奔波」一文，對最近蔣美間的「貸款」交易談判，加以綜合評述。該文寫道：「為取得這種援助，國民黨已哭叫了五個月」，原則上已獲解決。張羣曾在九月十日的國民黨四中全會上，抱怨美國未像對土耳其、希臘一樣援助國民黨。經過了一個月以後，美國會軍事考察團團長柯爾在南京與蔣介石會商後聲稱：中國也如希土一樣，有同樣的根據獲得美國軍事的和其他的援助，這使國民黨異常高興。

在這一個月內，國民黨人與其美國保護者，在中國及在美國加緊活動。當王世杰在華盛頓與美國政府不斷進行談判的時候，美國南京大使館也與蔣外交部保持聯系。由報紙傳出的消息，明顯看出這樣的談判，不是在原則方面，而是在給予貸款的時間和條件。由於崩潰的國民黨不能等到明春美國國會開會的時候，故積極活動，外國的高利貸主就利用國民黨的弱點，提出附屬條件，比德國讓步帶來的提案要求的更多。為使外國高利貸者再去信任已經破產了的顧客，他們把自己的銀行和獨佔組合的獨立地位讓給了美國代表，把對外匯財政稅收的監督及當政大權交給他們，把訓練軍隊甚至把高級軍事機構（其中包括國防部及其參謀總部）亦都交給了他們直接指揮，又將整個華南的財產叫他們「管」理。

不僅如此，國民黨高級執政者且服從美國高利貸者指揮，進行某些活動。在人民解放軍大反攻和蒙民族侵本缺之後備軍的情形下，他們從將十八個師調到山東北角去，其目的只是為了使美國顧問者在中國再得到一個海軍根據地。同樣，國民黨曾不顧其在西北、華北和華中的崩潰危險，自八月起，將軍隊調到東北去，企圖奪取人民手中的滿洲，以便美國銀行家有可能將滿洲變為美國在遠東與在亞洲的擴張根據地。他們這種計劃，並沒有得到成功，可是他們沒有放棄這一計劃。據十月十三日中央社紐約記者消息，王世杰在進行關於美國新貸款的談判時，曾將蔣介石對滿洲問題的觀點傳達給杜魯門，這並不是偶然的。該記者稱：王世杰赴美的結果，美政府深刻的明白了中國（蔣）政府對滿洲問題的態度。

（中略）美報紙的記者在談到王世杰將帶回一些什麼東西時，寫道：美國人不放心把貸款一下借給國民黨當局，新貸款將按着美國的計劃分期交給國民黨當局，使其用途全由美國人決定，一部份貸款將作為國民黨擴大新兵的訓練費，而另一部份則投資於中國的企業，新兵只限於華南當。美國的特別勢力範圍，新編十個（註：一說二十個）師團，供這些師團並將用於守衛美國在華侵略的領主，及美國在華資產。這貸款的目的，就是美國擴張勢力份子打算在中國開闢他們的地位，助長中國的內戰，以便繼續取得大量利潤，和阻礙中國的統一及中國的民主和復興。」

清風店殲滅戰戰績輝煌 我斃傷俘敵一萬三千 繳各種砲七十二門火燄噴射器五個

（新華社晉察冀前線二十七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頃發表第三號公報，清風店附近殲滅戰戰績輝煌：計有第三軍軍直、工兵營、騎兵營、特務營、通訊營、輜重營、砲兵連、野戰醫院、軍部新聞社、青年團及第三軍第七師全部，包括師部及所轄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個團，十六軍二十二師六十六團全部。總計生俘第三軍中將軍長羅歷戎、中將副軍長楊光鈺、第七師少將師長李用章、軍部上校副參謀長吳鐵錚、軍部新聞室上校副主任宋適文、第七師師部中校參謀主任楊珊、第七師師部上校新聞室主任曾守倫、第七師十九團上校團長柯民生、二十團上校團長沈仲文、二十一團上校團長曹學濟、十六軍二十二師六十六團上校團長吳之鼎以下一萬零四百六十九人，斃傷敵二千七百餘人，共計一萬三千餘人。繳獲山砲、九二步兵砲、平射砲、迫擊砲、火箭砲、六零砲共七十二門，火燄噴射器五個，輕重機槍四百二十一挺，擲彈筒六十六個，步槍四千一百六十四支，自動步槍三十支，電台八部，擊落飛機二架，其他彈藥、馬匹、車輛極多。

劉鄧兩將軍 電賀清風店大捷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二十七日電）清風店大捷傳來，全軍振奮，劉鄧兩將軍特電致賀，電文如下：聶司令員轉前線將士同志們：你們二十一日在望都定縣間殲滅蔣匪第三軍主力之大勝利，捷報傳來，我野戰軍全軍歡騰。現我們正以殲滅當面頑敵和發動群眾分得分田的勝利，來配合北線勝利。特電致賀。劉伯承、鄧小平。十月二十六日

皖西人民解放軍 再克宿松縣城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二十七日電）據消息：皖西人民解放軍某部，本月二十二日與鄂東我軍攻克廣濟、黃梅、武穴、孔壠鎮等城鎮同時，再克宿松縣城，守敵稍作抵抗，即狼狽潰竄。宿松於九月十七日第一次為我軍解放，後主動轉移，此為第二次收復。

淮沭路上與海州外圍 我克三據點殲敵千餘 膠東我連續擊退犯威海衛敵

據新華社華東前線二十七日電：（一）蘇北解放軍於二十五日連克淮（陰）沭（陽）公路上之五里莊與丁家集兩據點，共俘蔣記淮陰保安大隊長以下五百三十餘名，斃偽蔣記區長以下八十餘名，繳輕機槍、步馬槍二百七十支。自九月下旬起我軍向淮沭公路進擊以來，已先後收復五據點。現我已控制該路一百二十餘里。（二）濱海地方兵團於二十一日攻克海州外圍偽點沙河鎮，殲敵五百七十名，生擒沙河鎮主任謝耀東。沙河周圍村莊均已解放。（三）膠東我軍堅強狙擊侵犯威海衛市蔣軍。登陸威市東北十里半月灣之蔣軍二十五師一〇八旅三二二團，屢向解放軍陣地猛犯，均被擊退，斃傷敵七百餘人。迄二十四日止，敵仍被阻於威市東北六里之棉花山及威市東北二里許之羽山莊園一帶。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十七日電）在人民解放軍幫助下，各地地方武裝迅速發展，並不斷向蔣偽進行戰鬥。本月二十二日至廿五日，皖州六安邊近葉家集附近人民武裝，打擊蔣匪立煌偽縣府幫濱，並攻王廟集、楊四店、化店子、聯集、[illegible]集（均在葉家集附近）等五個偽鄉公所，俘蔣偽工作人員五十餘名，繳獲長短槍四十餘支，其他勝利品一部。

×　×　×

趙壽山將軍楊明軒先生等 斥蔣賊蓄意殺害杜斌丞 西北人民必將起而為杜氏復仇

據新華社西北二十七日電：西北名教育家民盟西北負責人杜斌丞先生被蔣介石匪幫公開捐殺後，西北各界人士聞訊，莫不悲憤萬分。杜氏生前友好趙壽山將軍向記者發表談話，駁斥蔣賊代言人當錫光誣稱孔從周將軍起義係由杜先生一手策動一節稱：「我可斷言，孔將軍之起義並非杜先生所『策動』，而是蔣賊消滅雜牌軍卑劣手段逼迫的結果」。趙將軍於分析孔從周將軍起義原因後，憤然反問道：「蔣介石的爪牙們使倆未免太幼稚可笑，當孔從周在靈寶起義時，杜先生被蔣匪特務監禁於西安，怎麼可以五日消息呢？由此可見，此乃蔣賊殺害民主人士之藉口，混淆視聽，欺人耳目之伎倆，不值一駁。」又指出杜先生為人樸直，從來連紙烟都不吸一口，而蔣匪卻誣蔑其吸食與販賣鴉片，造謠之無恥卑劣，一至於此。」「蔣賊在陝西人民不堪其賣國獨裁內戰屠殺政策起而反抗之際，殺害杜氏，目的在加強鎮壓陝西人民反抗，妄圖維持其行將滅亡之統治」。西北著名教育家的陝西省教育廳長楊明軒老先生揭露了數年前蔣賊迫害杜先生的經過說：「那在卅一年杜氏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委員時，即因接近一般青年學生，被誣為『有問題』，而為蔣賊杜先生罪狀，作偽殘害精神，結果未遂，杜氏即自動辭職，不同蔣賊殺害關係。但蔣賊深知杜先生在西北人民中威信甚高，轉而妄圖利用杜先生作偽共殘害西北人民的工具，杜氏始終不受利用，並以嚴正態度，指責蔣胡罪惡。蔣賊見拉攏失敗，乃韓盟殺機，民國三十四年，蔣賊曾指使西安特務暗中捕殺，被杜氏發覺，陰謀未遂。據大意換取捏卑鄙罪之手段，將杜先生殺害。」陝甘寧邊區政府李鼎銘副主席沉痛指出：「杜氏之死，是西北人民的損失。[illegible]在榆林中學教書時，諄諄教育學生，提倡開明的政治，樹立民主政體，近十年中，親手培育學生近千人，西北革命幹部，不乏出其門下者。」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於痛悼其老友杜斌丞被害之文中，指出此乃蔣賊在垂死前一陣瘋狂無人性之殘殺。」他們在談話與文章中，一致認為杜先生的精神永遠活在西北人民心中，殺死一個杜斌丞，將會有成千成萬個杜斌丞出現。杜先生之被害，對於西北人民是一個有力的號召，只有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西北人民才會有生存的自由與保障。並譽揚堅毅不屈的精神，係大西北的解放事業徹底，將杜先生報仇，要蔣賊為杜先生償命，以告慰他的英靈。

太行邊沿區軍民挺進敵後 武裝協助農民分秋分糧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七日電）太行邊沿地區軍民保衛秋收，並挺進敵後，武裝協助將區農民分秋分田，獲得輝煌成績。一月來，據北嶺元氏、井陘、獲鹿縣，西南錢輪次（太谷、安陽東部縣）、新設縣、新鄉、汲縣、湯陰、焦作、修武、武陟、博愛十五縣統計，鬥爭將偽約一千二百名，捕獲將區與特務份子三千餘名，收復據點二十餘處，繳小砲五門、機槍十八挺、長短槍二百餘支，分秋一萬一千四百四十畝，分糧七千三百八十四石，牲口五百餘頭，農具四千餘件，衣服萬餘件。現邊沿區軍民正繼續打擊將偽，本月十二、十四兩日，安陽將偽均遭我區武伏擊，斃偽匪八十餘，俘三十餘。十三日，豫北武陟民兵配合地武，擊潰圖犯溫縣之敵二百餘，斃傷其十五名，偽溫縣縣長原講山於此次為我擊斃。

遼東新收復區 殘餘地主武裝肅清

（新華社遼東二十七日電）遼東新收復區內散匪與殘餘地主武裝已漸肅清。月餘來，我地方武裝共殲匪一千六百餘名，莊河境內已無匪蹤，流竄安東省境之匪徒王德才、馬希丁、丁玉林、王保緒、黃成一、郭大勝、趙廷標等匪股，均已全部撲滅。上述諸匪首除擊斃王保緒外，其餘全部俘獲。據不完全統計，共斃匪三百九十餘，俘五百五十七，散匪投誠者六百三十七人，繳重機槍二，輕機槍十二，小砲、擲彈筒、步槍各一，長短槍千餘支，戰馬百餘。按上述股匪大部為收復後潰散之蔣偽殘餘。

法國市選首次投票結果
顯示法共陣地堅强
執行反動派意志的社會黨、人民共和黨遭到反動勢力的撇棄

（綜合報導）十九日法國全國城市村鎮參議會選舉的第一次投票結果，顯示法國共產黨的堅强陣地不可摧毁，而以中間派自命實則執行反動派意志的社會黨，尤其是人民共和黨，則遭到法國反動勢力的撇棄，大部右派的選票都投到戴高樂新建的「聯盟」。法共二十日晚所發表的聲明，指出「雖然有反對共產黨的一切攻擊，雖然選舉法不公平，然而在十九日的市選中，仍然表現出共產黨增强了，它在全國有決定意義的各中心，獲得了百分之卅以上的選票，並在塞納省保持其地位」。此次市選前夕，法國反動派以戴高樂爲首，在美帝國主義者授意並實際帮助下，將一切反人民的渣滓和敗類，糾合在所謂「法國人民聯盟」的反動組織內，與急進黨、人民共和黨右派、社會黨、法西斯共和自由黨及其他五顏六色的小黨派，結成反共的聯合選舉陣綫，企圖爭取共產黨的選票，使法蘭西重陷於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勢力的血泊中。但是投票結果，戴高樂「聯盟」所獲得的「成就」，只是將一切其他右派反動派的票數改頭換面而已，法國人民的堅定部分，其擁護民主的信念並未爲戴高樂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並且是反對他的反動的。法國天主教報紙不能不承認：「戴高樂黨的勝利，代表反共力量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共產黨的失敗」（法新社二十一日電）。「法蘭西自由報」二十日稱：社會黨似乎遭受了一個新的挫折，共產黨在某些部分遭到極微的挫折，但人民共和黨卻出乎任何人意外地潰敗了。老牌的帝國主義方面的反應，顯示了「大的失望」，據法新社二十日電稱：依照大多數美方人士估計，他們都認爲戴高樂集團至多不過獲得選票的百分之二十。美觀察家們力稱：戴高樂運動之成爲勝利者，並不是以共產黨爲犧牲的代價，而是由於社會黨的犧牲，特別是以人民共和黨爲犧牲的代價。」英國的反應，同樣表現爲對戴高樂之缺乏信心，法新社二十一日電稱：「若干倫敦人士斷言：今日失敗者的人民共和黨，在一年前却是立法選舉中的最大勝利者。同樣的事情，可能發生於法國人民聯盟身上。」按照九月五日法議新選舉法，凡有九千人以上的地區只作一次投票，而九千人以下的鄉鎮，則須要投票兩次，因此法國此次市選的最後結果，尙待二十六日的第二次投票以後始得揭曉。法共二十日晚的聲明中，呼籲一切工人及民主人士聯合起來，爭取第二次投票，在選舉中擊敗戴高樂聯盟。

巴黎交通工人罷工
堅持八天獲完全勝利

（綜合巴黎訊）法國總工會（該會負責人百分之七十五是法共黨人）所領導的巴黎交通工人罷工，於堅持八天後，擊敗拉馬第政府執行美國命令的「凍結」政策，而獲得完全的勝利宣告結束。拉馬第當局的屈服，是在巴黎工聯總書記共產黨人恩那弗廿日發出最後通牒性質的聲明之後，恩那弗是日宣稱：假如政府不答應總工會的要求，二十日晚，首都一切工人將反對政府而實行總罷工。

恩那弗聲明前，赴法干與選舉的美參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勃里斯，十七日曾公開教唆法當局「在與共產黨掀起的罷工鬥爭中必須强硬」，拉馬第亦曾表示在復工以前，拒絕與工人談判，甚至威脅着要用武力對付罷工者，但終因懾於總罷工的浪潮，拉馬第政府及資方在十九日表示願接受總工會要求，當時未成協議，僅由於政府方面拒絕接受總工會所提罷工期間工資照付的要求，法勞工部長社會黨右派領袖之一梅羅竟稱：「不能把罷工像節日一樣付給工資」。然工人堅持自己要求，鬥爭結果，據合衆社二十一日電稱：「卻是政府幾乎同意了罷工者的一切要求」。按巴黎工會之主要要求，爲在十二月一日工資修訂前付與工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臨時補助。爲響應巴黎地下鐵路及公共汽車工人罷工而實行罷工的法國全國航運員工，於堅持兩日後，即克服政府方面的抵抗，而於十八日獲得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的勝利。

美帝干涉法市選
圖淪法爲美國附庸

（綜合報導）美帝國主義對法國此次市選，曾下極大賭注，並作露骨的干與，企圖扶植法國人民的新出賣者戴高樂獲勝，以便淪法爲美國的附庸及其在西歐進一步擴張的前進基地。合衆社曾訓：「美國以杜魯門總統爲首，於選舉前夕，曾竭力以良好消息供給法國之非共產黨選民。過去數日，美國會以信用貸款撥交法國者，數達兩億四千七百萬美元。」在美國看來，公開以援除新憲法及完全依附美國的黨徒如戴高樂能獲勝，則可實現美國的「國際主義」。因此這次市選，美帝國主義並派遣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勃里奇率領人員於選舉前夕親臨法國，共和黨人勃里奇抵法後，即與拉馬第會晤，並公然宣稱：「我們堅決希望法國政府不爲共產黨所控制。」

贊成法共票數逐漸增長
過去二年內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塔斯社巴黎訊：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二十三日發表統計表，顯示在過去兩年內，贊成共產黨的票數逐漸增長，而反動派頭子戴高樂的影響則日益下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共產黨獲得選票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百分之二十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百分之二十九點三；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百分之三十點六五（據最近的結果）。另一統計表，顯示戴高樂影響之衰減，該報舉出三次複選中贊成戴高樂的法國人數：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百分之六十六點五，一九四六年五月七日——百分之五十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百分之四十六點九，而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市選中——百分之三十八點四。

我的回憶

常英

回憶起我十年前所過的光景，眞使我傷心痛恨，我的母親是被黑暗社會逼得以至窮困死去，丟下了八歲的我和兩個哥哥，整日討飯吃來苟延生命，就這樣渡了將近一年。父親迫於無奈，把我賣到西安西京醫院院長薛子南家做了丫頭，我那時只有九歲，但做起事來，却要像一個大人，一天吃不飽，穿不暖，整日挨打受氣，至今創痕仍在。

「七七」事變後，薛鑅（薛子南姪兒，中共黨員，一九三九年被國民黨在重慶暗害了。）幫助我到共產黨這邊來，一九三八年到了陝甘寧邊區，來時我十三歲。來邊區後，組織一直都讓我學習，先住保小，後又轉延中，又參加書店工作，這是我夢也夢不到的。丫頭在舊社會是最被人們卑視的，但在共產黨內，却恰恰相反，共產黨對我的愛護和一般青年是一樣的。我來時一字不認，今天我能看懂一般通俗讀物，寫簡單的文章，這不能不感謝黨對我的栽培。

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話，像我這個被封建社會壓迫與束縛下的丫頭，是永遠不會得到解放的。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在蔣匪統治區却還多的很！他們仍然在受着壓迫，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

我在這裏不但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且受着黨的教育，住了西北黨校。我知道我學習是爲誰的——爲我們被壓迫受侮辱的千百萬女同胞。現在，全面大反攻開始了，整個形勢已起了根本變化，陳謝大軍南下，已到陝南——商縣一帶，想到我家（藍田縣）不久的將來，也快解放了！苦難的父兄和一切被壓迫的同胞也快解放了。

我現在只有好好學習土地改革各項政策，準備爲受壓迫的父母兄弟，和我能同樣的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奮鬥到底。

段老太太

吳鋼

陰曆七月十一日上午，洪趙閻匪保警隊及一營潰匪——撲進村民逃亡過半的洪趙川區上會村，像餓狼似的，搜索着他們所能找到的東西，段老太太在灶台前正縫着襪子，突然，手持步槍上有刺刀的匪軍闖到她的面前，伸手要去襪子，裝進口袋。匪軍用刺刀威脅着她，讓作好飯，於是左右兩個，擁定老人挺着刺刀；另一個將冰冷的刺刀放在老人的脖子旁說：

「老婆子，說實話，誰家是八路軍。」

她答：「我活了五十五歲，我不要那良心。」

匪軍又問她的糧食，她說：「我還沒吃的。」

「難道你喝西北風了？」

「我吃五穀是我紡車搖下的。」回答的口氣是辛辣而有力的。

「你兒子呢？」

「當八路軍。」又是自豪而簡單的回答。

「你爲甚叫你兒子當八路軍了？」

「哼！我兒子有他的自由，誰能管得住，我老的快入土的人了，來沒來，翻沒翻，莫說坑溝，水獄乾，叫我兒叫不應，他爲百姓辦正經事哩，村裏人招呼我：……，你家裏難道沒老人和娃娃們？」

這正義的申斥，像利刃般的刺進兩個頭匪的心裏，持槍的手，無力的下垂了。另外一個匪徒仍在瘋狗般的吠着：「你這個老傢伙，你家放的槍彈呢？」

「好，我給你取去。」老人轉身來一張鐵鍬，喝聲一聲，扔在他的脚前說：「給挖去，把我的地掘三丈，咱們幾個院，要是挖出來——」她指了指前面天空中燦爛的太陽，說：「要是挖出來，天打了我，挖不出來，子彈在你的頭上。」

突然，那匪徒面色鐵青，伸出他的爪子，打了老人兩個耳光，一脚踢倒在地上，瞎子彈上了膛。對於這個喪心病狂的瘋狗，她連話也不說了，在這死亡的最後關頭，老人更大聲說：「打吧！老娘活夠本了，我死了，人都知道是怎樣死的。」說吧，她便緊閉雙目，等待匪徒們行兇。

對於這位段老太太，匪徒們感到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他們又用了別的辦法，好久，當老人睜開眼睛時，便看見自己所有的衣物、傢具、門窗全成了一堆火，一個匪軍從腰間掏出一個小油瓶，擦了一根火柴，點起了熊熊烈火。東北面起了民兵的槍聲，匪軍慌亂的逃跑了，只捲起老人的五斗麥子和兩件皮襖，像狗一樣的夾起尾巴逃了。民兵和鄰居們從烈火中救出了這位老人，老人歡喜得流淚。

傷病員要求給郭醫助登報

瑞獻、成補

郭萬寧同志是八分區衛生處二所的醫助，他担任外科治療，每天除換藥外，還要去各個病房幾次，問長問短。有時看護員不在病房，他便給傷病員提大小便盆，毫不擺醫生架子。去年在駐地南關唱戲時，晚上別人都看戲去了，他爲了安慰與照護不能出外看戲的傷病員，他自己不去看戲。

去年臘月，二所轉移時，上級決定叫他帶了五十多個生疥的同志到某村單獨住，在各種困難條件下，他都想法克服了；特別是有一半重疥瘡，住院很久，需要換藥，由於他積極的想辦法治療，在半個月的時間內，就把這二十多名重病號治好了。某團戰士郭安流同志出院時說：「我的疥瘡半年多了，不是靠郭醫助換藥早好不了。」

他的生活很艱苦，現在除了公家發的一床被子，和一個舊褥子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他亦不計較生活問題，工作之外，對自己的學習抓的很緊，不是看報，便是看醫務書籍。

他對傷病員的態度非常慈愛，很多同志都稱他是「老太太」，很多傷病員同志都要求給他登報，傷員王正貴同志出院時感激的說：「郭醫助對我們太關心了，我們沒有好的慰問，只有回去多殺敵人，把反動派早日打垮，來報答郭醫助對我們的關懷。」